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時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偈傳十一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道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曉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齊傳五

慧遠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西京禪定道場釋彥淵傳七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穎川寔
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
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
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爲學者之宗
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

誕札休繼等一期後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
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沖奧務盡
幽臘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
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
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
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
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賜從之成名猷
上皆博通玄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
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
既屬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

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岠
對勍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
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
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頗
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
移晷周毀釋經遂乃逃遁海隅同塵素服重
時三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
國創興佛日還復勑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
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
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鑠也但持

未至故且歛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_素襄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夐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犍度中脫落四紙諸師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

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浚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開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名爲內城寺引念居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禮又

今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舊是
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
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
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
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眾還推念焉
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
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駕四部填煙
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
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
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

一方銷鄙惱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
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
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
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
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
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紀念
登座震吼四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
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衝
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
部晉陽學衆竚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

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輶音執卷承旨相趨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
鯨鯢海陸念乘輿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
時三
二論紹業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
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徃徵頻辭不赴
四
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
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縉
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
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
古文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
貌雅爲眾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
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
司未訟流俗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
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容
止端隆雖寢處虛間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
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
叙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
金陵望風頻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漸
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鷙成器極繁末於

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
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菴南蕃奉敬詔謁
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旣譽
洽東歐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
時三志出群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
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住京都之日嚴寺
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
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
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寢旁
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

時暫闋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
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擢宗致雅涉
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滿匣之量時有同
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
不同京華德望餐拊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
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
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
南門人慧感慧贊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
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

嗣宗勣不奕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羸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群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猷置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覲身

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持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澨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

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攀躋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櫛內棺世界之繁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

於大患豈揖禮義於貿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

時三

京邑云爾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

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
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雖擬往返十番
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
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
當即驚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
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
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
著遂之關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
曇恭道撫及牘淨等皆執文諮詢窮其深隱
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

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
而晦景銷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
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
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
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
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
講而同師焉義廁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
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
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
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

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
晉位春宮獻后崩號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
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
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
時三從凡有疑議皆責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
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
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
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
不競即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
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

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
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頤爲之
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
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
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
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
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
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
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
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

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午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刹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達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

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局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業末爲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寢其心時叙玄

義頤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巒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爲間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葬案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三色備飾乃

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菴依言即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寥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

時三

十

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剃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

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
導後策錫崎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
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
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
梵住吹虛舟憩翼天水火行道化信靡如風
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
裴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勑宣塔於郢
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
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
但毛色青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
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
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
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
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
餘骸斂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彥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
蓋相承狀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
宏鑒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
佛日潛淪擬決目餘烈乃剜眼奉養用表慧

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盞之與百納始習至義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欵足不行尼寺市鄺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胷懷供給僧傳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末筵

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頻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勑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

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近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于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壝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

時三

十三

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斂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微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盧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

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

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

序三

十三

講成實弘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柏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

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群言議酬捷公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

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
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
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則而惠之建
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
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
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
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住消息其
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
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
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

秀為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
怯躬耕株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
奉遵舊約不羈情染衣故甌裝倨傲臨官剃
髮留鬚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為常軌有事
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
不間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
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
時二十四不同剃翦負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
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
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慈衆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
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
之立理既平便又別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
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鬱興
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悟啓運別
奉詔書屢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
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
須瑩鑿弟子据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
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

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吳法師將欲試
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
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吳亡歿夢
見兩蛇從師腳出入恭腳中忽爾驚覺自覺
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
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
一字衆齊至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
時三十五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
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
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

因從受學不逾年總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

狀聞奏下勅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袞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憚懼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旣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

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

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敷肅嚴毅
時三十六

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

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

同謀于時正在堂中登座豎義兵衛奄至閨

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

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

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
天子之所隆馬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

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桀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

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

瑞迹屢陳遠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

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

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

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

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

皆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涇法
教南度江陰栖遲建業聽株新異鑿飾心神

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
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
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
敘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
明鋪示既允懶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番

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

滑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降遣既達本寺厚
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
味德禮懺近益脩學並動物心仁壽二年文
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勑侃往宣州安

置舍利既奉勅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革
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
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
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
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
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今寺擬
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
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
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
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

樣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
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
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
州還令侃徃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
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
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
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
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
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
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

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
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
頭空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祈幽旨煥
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
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
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
時三十八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
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

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告之醫診云
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噉
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侃初立名
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騫曰侃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儿者言信的的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
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
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諾之諦
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
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

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
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
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
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
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
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
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
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
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
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

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城市間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煥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壞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渺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

曇獻禪師福門鉢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建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

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
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
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
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
時二
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顧之談如此
二十
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
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
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
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
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間

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赦然而退於是
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
日探取義科重令堅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
禮謝永歸師傳并覲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
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
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
誠禮懾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
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
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慶化門
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

塗炭乘時拯溺通俗慶賴仰澤穹昊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光影移語久別勑優矜更殊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

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時三
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啟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

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自有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伞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固包於

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
晨霧風飄世長鋒奈苑邃掩松門兼以情切
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
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屍不摧臭
跡不散弟子慧遠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
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
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寔東
華舍臂珠玉變態天捷剖斷飛流殆非積學
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
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

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
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
波逆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
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洮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
由此焉講三論時三一百餘遍法華廿二三十餘遍大
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
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為自慰夫舍齒戴髮無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

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于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即目故不廣叙

音釋

屹^印其^吕切 達^日也^切 翻^下革^切 蓬^{虛政}切
乾^重糧^基也^亦 韻^韻 劍^{勁羽}也^也 政^切 穎^{脊里}切
戶^印鉤^址也^也 韻^韻 韻^韻 韵^韻 王^者切
犧^切 𩫑^俱角^角測^測於^於角^角 切^切 頸^他領^領 挑^挑切
火^切 犧^俱角^角測^測於^於角^角 切^切 頸^他領^領 挑^挑切
鑒^超烏^角勿^角 刀^武粉^粉 勦^勤也^也 痞^痞切
光^角飾^也 斷^斷頭^頭也^也 剥^剥而^而也^也 痞^痞切
瘞^也 埋^於計^計利^利耳^耳 勲^勤也^也 痞^痞切
瘞^也 埋^於計^計利^利耳^耳 勲^勤也^也 痞^痞切